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釋

(四十三)

馬 驢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繹

(四十三)

撰 驢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釋史卷一百四十九

戰國第四十九

秦始皇無道

【史記】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名信宮爲靈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入。（三）秦記：隴山湯。舊說：以三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疾消病。俗云：秦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爲驗。秦始皇作長池。張渭水。東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築土爲蓬萊山。刻石爲鯨魚。長二百丈。（三）輔善圖：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號鴻臺。○漢書賈山傳曰：秦築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瀟湘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嶧山銘）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戎。臣奉詔。經世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秦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秦古始。世無萬敷。虺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史錄刻石諸銘。獨遺此篇。而文亦不逮。豈太史公故遺之邪。抑虞作邪。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

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事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獨異志〕始皇二十八年。登封太山。至半。忽大風雷雨電。路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松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得天下。妄受命。帝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五大夫秦爵。非有五株松也。

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於是乃竝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立石頌秦德焉而去。〔述異記〕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東海土有蒲臺。秦皇至此臺下。繫蒲繫馬。蒲至今繁好。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三齊記〕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爲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常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獨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盡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趨。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僂人。

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

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竝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常。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騷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

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輿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祀。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駢駒四。灋。產。長水。灃。潯。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嶧。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瀆。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毫。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

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養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鑾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當祥。輒祝祠。移過於下。古今樂錄云。秦始皇祠洛水。有來。受天之寶。乃與羣臣作歌曰。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醴醴。色通三光。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僞。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

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列仙傳）安期先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

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烏一景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

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十洲記）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

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

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

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

探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金樓子）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楮。（述異記）大翻山、小翻山、在嶠州，昔有王次仲，

年少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怪之，同學者常見仲提一小木，長三餘尺，至則著屣閒，欲共取之，輒奪不見。及年

弱冠，變蒼顏，舊書今為隸書。秦始皇遣使似之，不至。始皇怒，檻車囚之赴國，路次化為大鳥，出車而飛去。至西山，

乃落二翻，一大一小，遂名其落處為大小翻山。（拾遺記）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沈

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視。曰：

臣少時躡虛御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為一日，俗多陰霧，

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激，

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鑿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

十里，名其水為魚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為大鼎，臣先望其國，其金火氣動，奔而往

視之，三鼎已成，又見冀州有黑氣，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於鄆，走而往，果有舟雀瑞昌之符，

始皇曰：此神人也。（水經注）周顯王時，九

鼎信仙術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而鼎見于彭城，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

曰：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其系，故語曰：稱樂大早絕鼎系。○大早或作太平。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

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

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

九年，時在中春，陽和初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

九年，時在中春，陽和初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

九年，時在中春，陽和初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

九年，時在中春，陽和初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

九年，時在中春，陽和初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

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輝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囑。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水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人。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茅君內傳〕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濊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鶴。白日昇天。先是時。有巴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獻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有仙志。因改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

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秦

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餼，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敵，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水經注〕秦築長城，死者相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嗔用贖，苦長城之役，絃絃而歌之。」〔搜神記〕秦時，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墾買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淮南子】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

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郛。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輔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興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簿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驁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橐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尙書考索)秦失金鏡。魚目人珠。

【史記】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竝爭。厚招

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今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

歲。三輔黃圖：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制紫宮。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橋渡。以法牽牛。橋廣六尺。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隄。立石柱。咸陽北至九雙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相望聯屬。木衣綈繡。上被朱紫。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備。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模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蓋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絡樊川以爲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以木闕爲梁。以磁石爲門。渭橋。秦始皇造渭橋。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乃可動。述異記：始皇三十六年。童謠曰：阿房阿房亡始皇。琴苑要錄：琴引者。秦時倡居門高之所作也。秦爲無道。奢淫不制。徵天下美女以充後宮。乃縱酒離宮。作戲倡優宮女侍者千餘人。屠門高見宮女幼妙龍麗。於是撥琴而歌之。作爲離宮之操。曲未及終。琴折柱摧。絃音不鳴。舍琴而更授他琴以續之。其辭曰：酒坐俱無往聽。昔琴之所言舒長袖。似舞兮。乃微袂何曼。奏章而却逢兮。願瞻心之所馳。借連娟之寒態兮。假厄酒酌五般泣。喻而賦兮。納其聲。聲麗顏。歌長槍兮。歎曰：騎美人。旖旎紛纒。羅衣兮。羽旄夜衰。玉珠參差。妙麗兮。被雲絲登高坐兮。望宮堦。常羊嘆。還何厭兮。歸來。○音節最佳。惜字多譌異。不可考。新語：秦始皇驕者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屬宅者莫不傲之。設房闈。備廢庫。精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璵之色。以亂制度。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樹。灑水燃沙。貢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蕙樹。錦柏。深礎龍松。寒河星柘。旣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翬。濼嶂霞桑。沈塘貝簪。北得冥阜乾漆。陰阪文梓。襄流黑魄。開海香瓊。珍異是集。二。優旃者。人膽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疑也。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僕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

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僕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三秦記）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俗云。秦地市。有斷馬。一魂神記。田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諺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爲湖。有魘聞之。朝朝往窺。門將欲縛之。魘言其故。後門將以犬血塗門。魘見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曰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湖。〔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翮、銅爵、神鳧。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捐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欲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懼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

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吏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說苑】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偃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采。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尙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

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亡也，而會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海五帝，下陵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以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于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萬石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史記】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譔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是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搜神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書致瀉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瀉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常有應者。卽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果有人來取書。明年。祖龍死。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

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

隔內外。禁土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緘。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茅君內傳）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於句曲良常山北。擢白雙一雙。深七尺。李斯刻篆。雙文云。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勅名素雙。

還過吳。從江乘渡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

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

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

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

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論衡）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

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蹶

苑。秦世有諺曰。秦始皇。何彌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唾吾痰。餐吾飯。以城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

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壞既啓。於是悉如諺者之言。又言諺文刊在塚壁。政甚

惡之。乃遺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羣小兒。詣沙丘。問云沙丘。從此得病。○始皇未嘗至魯。此妄謬何足辯。九月葬

始皇。鄴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鄴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

器珍怪。徒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

俱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

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

木以象山。（三秦記）始皇作三山陵。周道陸隆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運大石於渭北渚。民怨之。作甘泉之歌曰。人一唱。萬人相鈎。金陵下餘石。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指。○關中記云。運石古泉口。渭水爲不流。千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焦。扣之空空。如下天狀。帝報之曰。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正。（水經注）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城於麗山之戎。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王貪其美名。因而葬焉。○皇覽。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二世皇帝元年。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卽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秦鑿世銘）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刻左。使毋疑。平陽斤。○考古圖有二秦權。鈐辭並同。顏氏家訓。此下有平陽斤三字。

釋史卷一百五十

戰國第五十

秦亡

【史記】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力，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寸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禮職）李斯相秦，苟卿爲之不食，一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闔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鴛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新書】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杖善者，因行殘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必棄之。

【史記】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

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執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壘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顯小

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賞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

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速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

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輶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

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爲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

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墮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壘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夷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法言）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埋谷。起臨洮。擊潦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六國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爲兔園。於是二世乃選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尙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卽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二世燕居。乃召

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常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按蒙恬傳：先殺毅，後賜恬死。此云蒙恬已死，後殺蒙毅。史自駁異也。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十鄜山，鄜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收，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

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願難爲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得盡。不足憂。上說。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儻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

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情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

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剄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徒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車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儻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

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軍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記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記軍敗走。陳銓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銓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臆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諡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儼

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顯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孔叢子〕子魚居魏，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取王侯者，其道莫不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方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說，遣使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與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證良謀，慮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說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證度焉。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子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扑。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箴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箴，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于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齋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主告于祖廟，謂之主命，亦載齋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王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前，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所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于所

征之地。榮于上帝。祭祀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禍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謂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齋。以待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饗以反主。若主命。故卒奠斂主。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讎告。大享于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帥陳。則亡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向西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饗宜于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禍。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館異功勳。親告廟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師尚左。士亦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驪駒赴於蔽窆。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禮。固為於今也。有某人行其禮。則可。無某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濡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害。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於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弱儒。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味焉。願以人聞近事喻之。答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鐵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莫不畏懼。浸相泄瀉。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答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怒。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撤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忿怒。莫肯舍席。或發其裳。然後乃放。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枕作。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批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凡仕六旬。考子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名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子慎生鮒。年

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

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令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鏞。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滹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

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秦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

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靡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中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墼。啜土刑。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垂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

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尙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二年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

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旁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圜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圍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

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

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論）李斯與鮑丘子俱事孫卿。鮑丘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斯爲秦丞相。終致玉刑。〔法言〕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二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通鑑）殺李斯在二年。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

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飭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八月己亥。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

〔新語〕秦二世之時。置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牛言鹿。牛言馬。○與史小異。又蘇文引史記云。趙高特爲亂。先設驗。獻蒲以爲脯。惑二世。有言蒲者。誅之。今史記無此語。〔禮記注〕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

至今語猶存也。

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壻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

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其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應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常廟見。受王齋。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史載秦末事。紀傳參互。皆兩存之。拾遺記。秦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趙高謀殺之。子嬰寢於望夷之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鬚髮絕青。納玉寫而乘舟車。駕朱馬而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子嬰。聞者許進焉。子嬰乃與言。謂子嬰曰。余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性名欲相誅暴。翼日乃起。子嬰則疑趙高。囚高於咸陽獄。懸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鐵湯煮之。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經丹法。冬月坐於堅冰。夏月臥於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子嬰棄高屍於九遠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子嬰所夢。卽始皇之靈。所著玉寫。則安期先生所遺也。鬼味之理。萬世一時。○附會迂怪。子嬰急遽除高。奚啻縣井煮鑊哉。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

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新書】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馮軫、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

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臯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臯旣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鈞戟長鑕也。謠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響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疆陵弱衆。

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響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囿園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卽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

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政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險塞。善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帥。安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擒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

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能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賈誼過秦論，新書分上下篇，一本列爲三篇，上篇論始皇，中篇論二世，下篇論子嬰也。史遷全引用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惡，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奮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綬，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他戶，扁之聞，竟誅得黃屋，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居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驚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霸上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中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貴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貴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鄭，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此載秦紀之末，與班固典引意同，故或據爲固所作，或言後人取固說爲之，又或謂褚先生語也。

【淮南子】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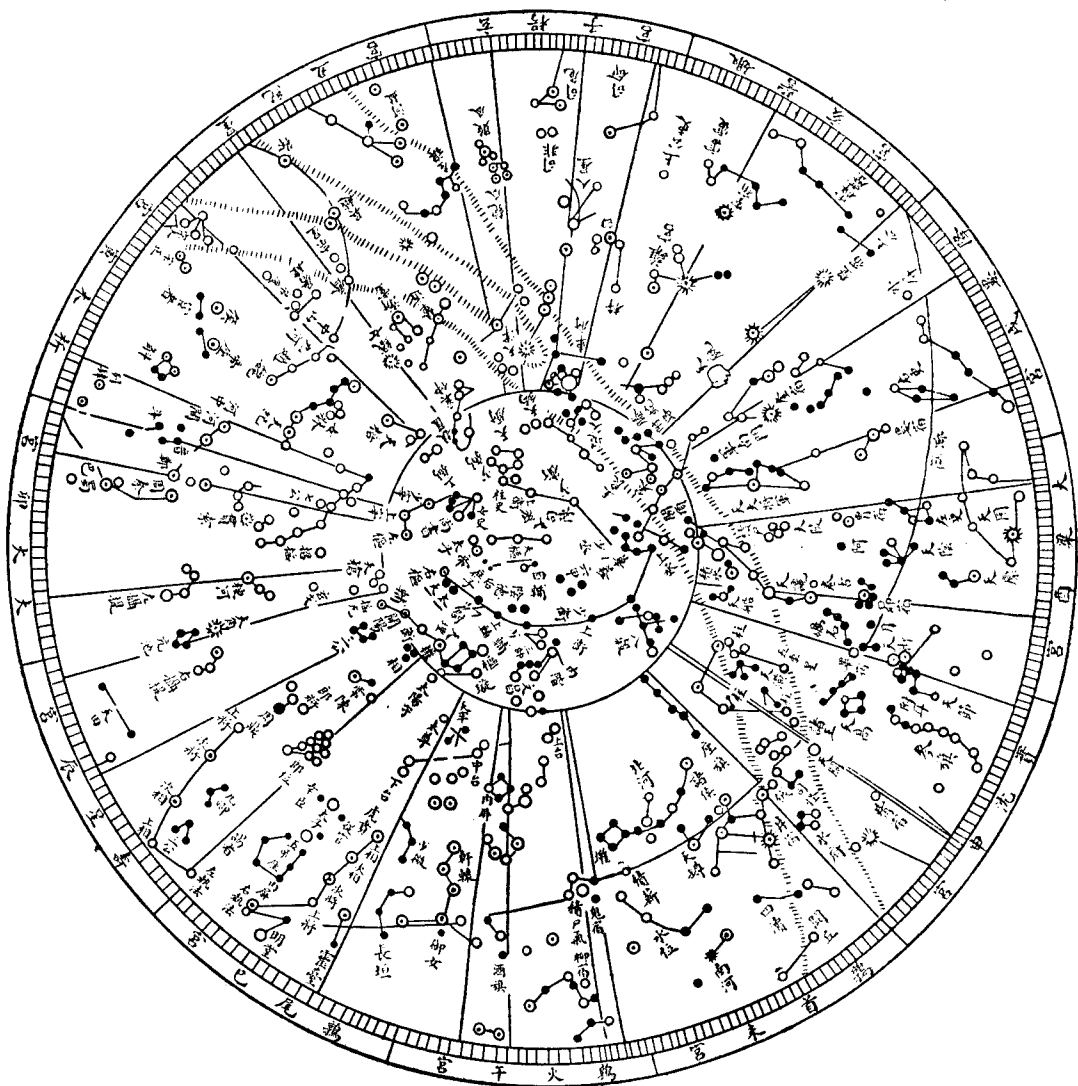
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慘。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爲大楚。而天下嚮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柴而爲矜。周錐鑿而爲刃。剡槲荼。奮儻鑿。以當修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糜沸蠆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

【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或問六國竝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曰。天下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與鄆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赧獨何以制秦乎。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故天下擅秦。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勦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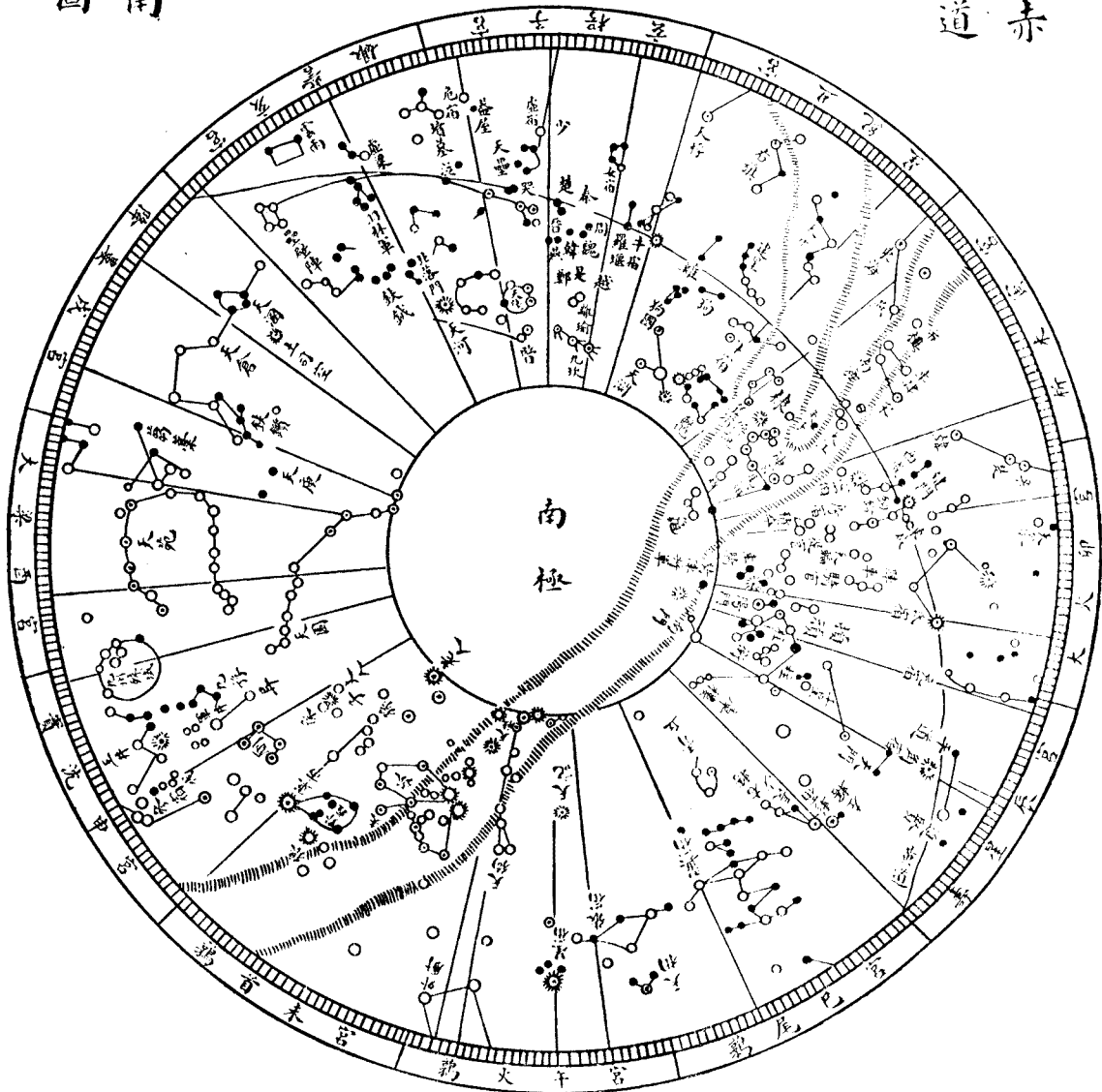
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人曰兼才尙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困。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懣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旣爲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弭闕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

赤道

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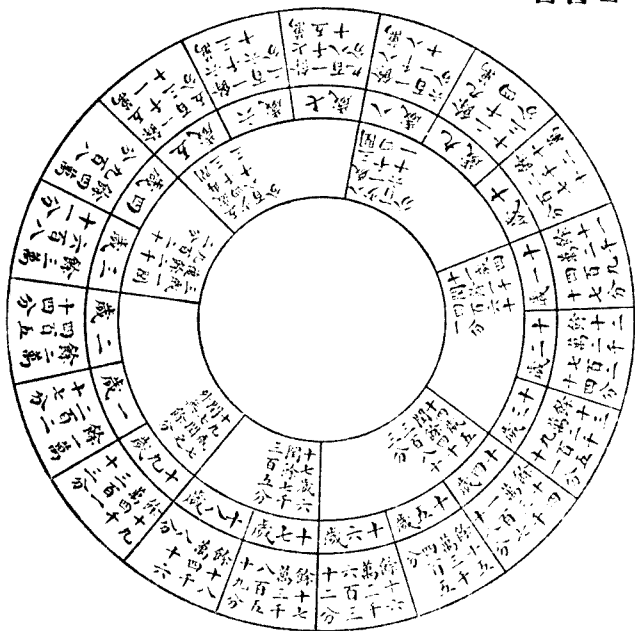
渾天圓體。南低北昂。北極常見不隱。南極常隱不見。赤道當二極之中。自赤道以南。天體漸狹。舊法合為一圖。而赤道之衆星反闕。失其位置矣。故分為二圖。其南極圈內之諸星。中國所不見。姑闕疑焉。至列宿分度。今古不同。測變移易。理固然爾。歷數占候。自有揣家之學。非所敢臆奪也。



【閏餘圖】

歲法・三
百五十四
日三百四
十八分・

歲餘法・
萬二百
十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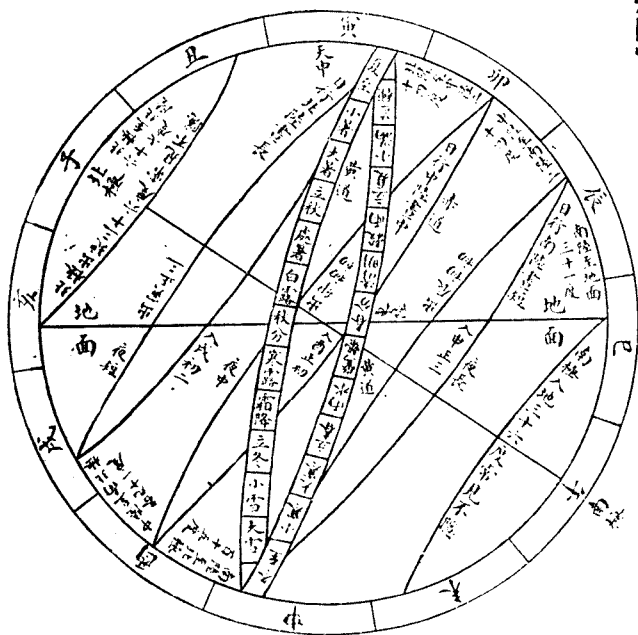


日法・計
九百四十
分・

月法・二
萬七千七
百五十九
分・

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周天爲一歲、歲十二月、而無整數、故以閏月定四時、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及十九年、而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共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爲七閏之數、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十九者、天地一終之數、積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以此定四時而歲功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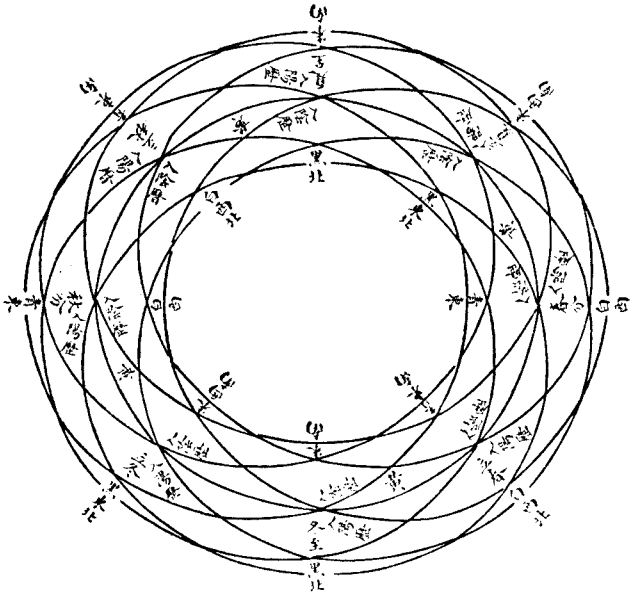
【日行中道永短圖】



大包地外・地
居大中・天見
地上者一百八
十二度半強・
入地下者亦一
白八十二度半
強・天體南低
北昂・南北二
極・持其兩端
・日月星宿・
斜而回轉・

天體隆曲，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從此漸南。冬至，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之表，半在日之裏。其常交，則兩道相合。交去相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大略也。日循黃道東移。一日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天。行東陸春，南陸夏，西陸秋，北陸冬。以成寒暑之節。四陸者，四方之宿。黃道之所經，非圖中之南北陸也。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去天之正中五十五度。又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爲春秋二分之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又南去地而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去北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北極九十一度。冬至日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而去南極六十七度。亦如夏至日之去北極也。夏至日之去南極。亦如冬至日之去北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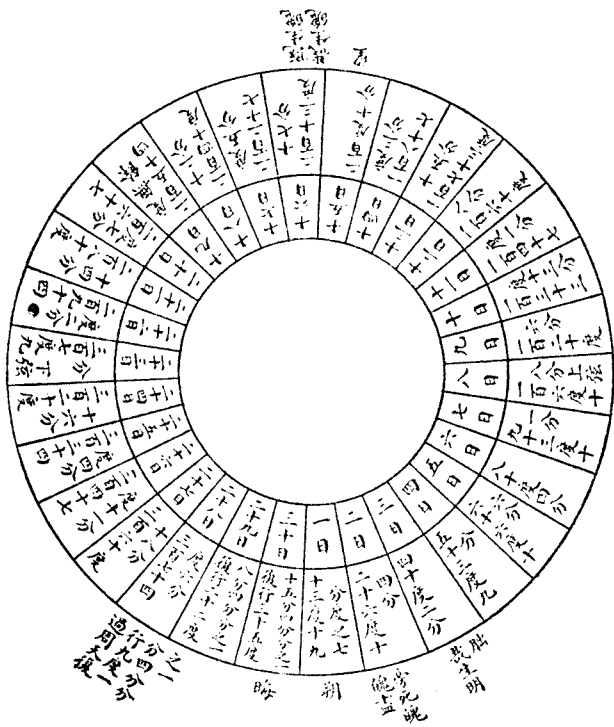
【月行九道圖】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以陰歷陽歷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爲陰歷。外爲陽歷。冬入陰歷。夏入陽歷。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入陽歷。夏入陰歷。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陽歷。秋入陰歷。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陰歷。秋入陽歷。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也。

【月晦朔弦望圖】

天



天有十二次·日每月行一次·月每月行周天·復過一次·故日月相會·每月移一次也·如正月·會於析木·二月·日行過大火·月一周天·復行至大火·故二月會於大火·其餘放此·月本無光·日耀之·乃爲光·光之初生如鉤·日在其西·去日漸遠·光漸增·八日·爲上弦·十五日·日月相對·爲望·望後·去日漸近·光漸減·二十三日·爲下弦·光之將盡·日在其東·遂會而爲晦也·是以未望以前·就魄於東·既望之後·生魄於西·月迺日以爲明·知日之耀月以爲光也·

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爲逆。趨舍而前爲益。退舍而後爲縮。近日則伏。遠日則見。光明滅不定曰動。光明出歸生錄曰芒。芒長曰角。長而偏出曰彗。同舍曰合。同宿曰聚。其行。木星近日則遲。遠日則疾。火星近日則疾。遠日則遲。土星平行。無太遲疾。金星附日而行。此大聚也。

釋史卷一百五十一

外錄第一

天官書

【爾雅】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物理論〕水土之氣升爲天。〔釋宮〕春曰蒼天。陽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

【淮南子】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方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博雅〕東方蒼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四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

【春秋元命苞】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各承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過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津液也。〔玄中〕下之多者水爲。浮天載地。〔尙書考靈〕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

【博雅】天圍闢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

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

○東西短減四步語尤奇。

【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閒者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

【周髀算經】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謂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將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二。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勾。勾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爲耳。周公曰。善哉。

（尚書考靈囂）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璣璣玉衡。以

度其象。

【白虎通】天者何也。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爲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君舒臣疾。卑者易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爲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

【博雅】乾、玄天也。天、顯也。（物理論）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純剛。其體迴旋。羣生之所大仰。（春秋說願辭）天之言顯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鎮之。此天之名義也。天之爲體。中包乎地。日月星辰屬焉。（釋名）天。據司寇冀以舌復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易謂之乾。乾、健也。健行不息也。又謂之玄。玄、縣也。如縣物在上也。

【淮南子】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滅。月死而羸醜。火上竽。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鬪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絃絕。資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釋名）陰、蔭也。氣在內與蔭也。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寒、捍也。捍格也。暑、煮也。熱如煮物也。熱、熱也。如火所燒熱也。

【爾雅】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時和謂之玉燭。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春秋元命苞）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

【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

鳥草木。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雉鳩長鳴。爲帝候歲。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池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景。日中而修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蟬始鳴。半夏生。蠶蚩不食。駒犢鷺鳥不搏。黃口。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

【春秋繁露】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

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竝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出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于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爲燒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右由下。適左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入於辰。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于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大寒。下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漂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閒與陰陽各居幾何。薰與漂共者曰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生於秋。氣溫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乃於是時出漂下霜。出漂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

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潔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空。空者。壘地而已。不逮物也。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而正道益明。

【爾雅】穀不熟爲飢。菜不熟爲饑。果不熟爲荒。仍飢爲荐。〔博雅〕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饑。四穀不升曰歉。五穀不升曰大饑。

【史記】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巳。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且至食爲麥。食至日。跌爲稷。跌至。舖爲黍。舖至。下舖爲菽。下舖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

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出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一師曠占。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歲苦樂善惡。可知否。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善也。歲欲苦。苦草先生。善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歲欲疫。病草先生。艾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藜也。歲欲荒。荒草先生。蓬也。黃帝問師曠曰。吾多買不蟲者。來年秋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之。常以十月朔日占春糶貴賤。風從東來。春賤。逆此者貴。以四月朔占秋糶。風從南來。西來皆賤。逆此者貴。以正月朔占夏糶。風從南來。西來者。皆賤。逆此者貴。

【白虎通】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物。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闔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合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

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國多死孽。天子命絕。大臣爲禍。主將見殺。禮斗威儀。日月赤。君喜怒無常。輕殺不事。不事天地鬼神。時則天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效。兵從外來爲賊。殺而不葬。京房占。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日無故。日夕無光。天下變枯。社稷移。主。易職。聰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感于朝。君不覺悟。虹蜺貫日。疾雷爲霆電。陰陽薄物。雷雨生物者也。電。陰陽激耀也。震。劈歷振物者。霆。雲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雷。破也。如轉物有所堪雷之聲也。電。珍也。乍見則珍滅也。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又曰。辟歷。辟。折也。所擊皆破折也。博雅。震。霆。雷也。雷。論語。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師曠占。春雷初起。其音洛洛霹靂者。所謂雄雷。早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論衡。雷者。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較軋。較軋則激射。五月盛陽。故五月電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較軋。較軋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雷者。火也。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懼。天怒也。子曰。天與人之猶父子。有父爲之。子安能忍。故天。雨霓爲霽雪。釋名。雪。綬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綬綬然也。霰。星也。冰雪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雨霓爲霽雪。釋名。雪。綬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綬綬然也。霰。星也。冰雪爲霽。齊語也。春秋潛潭巴。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大雪連月。陰作威。釋名。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霜。慮也。覆慮物也。雹。砲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盛砲也。說文。霜。喪也。成物者。從雨。相聲。春秋考異郵。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亡也。物以終也。春秋感精符。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春秋元命苞。霜以殺木。露以潤草。月令章句。露者。陰液也。釋爲露。結爲霜。春秋考異郵。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電。電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駟。房廷之內。酌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

暴雨謂之凍。小雨謂之霰。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濟謂之霽。博雅。雨。架也。釋名。雨。羽也。如鳥象天。門象雲。水瀉其間也。濇。雨零也。霽。餘雨也。霖。雨三日已往。霽。雨止也。霽謂之霽。易飛候。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博雅。雲。連也。釋名。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運行也。博雅。風師謂之飛廉。雨師謂之萍翳。雲師謂之豐隆。

【史記】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

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閒。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閒。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疆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食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易飛候)凡日食皆於名曰薄。主人民有災患也。(春秋漢含華)臣子謀。日乃蝕。(春秋緯)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健萬事錯。(易辭終備)日之既。陽德消。(孝經鉤命訣)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蝕。日蝕修孝。山崩理惑。(春秋潛潭巴)日甲子蝕。有兵。敵強。丙寅蝕。久旱。多有微。丁卯蝕。有旱有兵。庚午蝕。後火燒官兵。辛未蝕。大水。壬申蝕。水源陽潰陰欲翔。癸酉蝕。連陰不解。淫雨數山。有兵。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乙亥蝕。東國發兵。庚辰蝕。彗星東至。有寇兵。壬午蝕。久雨旬望。癸未蝕。行義不明。乙酉蝕。仁義不明。賢人消。丁亥蝕。匿謀滿玉堂。戊子蝕。宮室內臨。雌必成雄。己丑蝕。天下唱之。庚寅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辛卯蝕。臣代其主。壬辰蝕。河決海。久霧連陰。乙未蝕。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丙申蝕。夷狄內攘。戊戌蝕。有土殃。主后死。天下諒陰。己亥蝕。小人用事。君子繁。辛丑蝕。主疑王。壬寅蝕。天下苦兵。大臣驕橫。甲辰蝕。四騎脅。大水。丁未蝕。王者崩。戊申蝕。地動搖。侵兵強。辛亥蝕。子爲雄。壬子蝕。妃后專恣。女謀王。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乙卯蝕。雷不行。雪殺草不長。姦人入宮。丁巳蝕。下有敗兵。戊午蝕。久旱。

穀不傷。辛酉蝕。女謀主。癸亥蝕。天人崩。○後漢書注引。甲乙不具。字或疑訛。(周禮注)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

〔漢書〕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暑知。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暑長。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暑景。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暑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疎。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博雅)立春。春分。東從青道二。出黃道東。交於房一度中。立夏。夏至。出黃道西。交於胃十二度中。立冬。冬至。北從黑道二。出黃道南。交於七星四度中。立秋。秋分。西從白道二。北。交於虛二度中。四季之月。還從黃道。○此月行之九道也。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

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閒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暑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暑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出房北。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効也。

【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舖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北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

【白虎通】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三綱之義。日爲君。月爲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十八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月三日成魄也。（釋名）日、實也。光滿則缺也。《博雅》朱明、曜靈、東君、日也。夜光謂之月。《范子計然》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主晝居晝而爲明。處照而有光。《說文》昕、且明日將出也。曠、日欲明也。曙、且明也。曙、曉也。昏、晚也。昃、日昃也。昃、日在西方時側也。晷、日景也。埃、昏、日無光也。《博雅》日光曰景。日氣曰暉。日初出爲旭。日昕曰晡。日溫曰煦。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映。日晚曰昏。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東。曰反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暗、日晝貌也。曛、日光也。翌、日明也。曉、日白也。《釋名》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日死復蘇生也。弦、月中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說文》臘、月未盛之明。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東方。謂之縮。朏。月一日始蘇也。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尚書考靈樞》晦而見月西方。謂之朏。朔而見月東方。謂之側。《易乾鑿度》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春秋元命苞》日尊。故曰滿。滿故仁。仁故明。明故精在外。陰精爲月。日行十三度。常屈任而受明。精在內。故金水內景。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兔形。《方言》躔、歷、行也。日運爲躔。月運爲歷。躔、歷、遯也。《博雅》日御謂之羲和。月御謂之望舒。《宋符瑞志》日月揚光。日者。人君象也。人君不假臣下之權。則日月揚光明。《禮斗威儀》政太平。月圓而多輝。政升平。則月清而明。《易飛候》正月有偃月。必有嘉王。

【史記】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

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常戰。青白。其前抵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陳雲如立垣。杵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且天。其半半天。其翌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娠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壑。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泉枯槩。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車。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悟。化言誠然。(漢書·卿雲作慶雲。其人逢悟化言。作與人逢運訛言。易飛侯)視良也。(洛書)有雲象人。青衣無孚。在日四。天子之氣。(易通卦驗)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冰。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鶴。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立夏初陰。雲出崑。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

如水波。寒露止陰。雲出昂。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礪石。轉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火。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宋符瑞志)雲有五色。太平之應也。曰慶雲。若雲非雲。若煙非煙。五色紛緜。謂之慶雲。

【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

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歲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

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涇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闔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

赤奮若。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歲名(博雅)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釋名)歲、越也。越故取也。唐虞曰載。載生物也。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

故氣已也。年、進也。進而前也。(博雅)歲、途也。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望。在辛

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月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宿。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

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月名(郭璞注云。自歲陽至此。其事義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博雅)甲乙爲幹。幹者。日之神也。

甲剛乙柔。丙剛丁柔。戊剛己柔。庚剛辛柔。壬剛癸柔。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北狄。子周。丑狄。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

【漢書】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

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陞。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

適背穴。抱珥蜃蜺。迅雷風妖。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

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京房易傳)星者。

陰陽之精。萬物之體。五行之形。其體在下。精續在天。百官之命。各因其原。〔靈憲〕地有山嶽川谷。井泉江河。澗湖池沼。陂澤溝壑。以宜吐其氣也。天有列宿星辰二百四十八座。亦天之精氣所結成凝瑩以爲星也。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宿錯峙。各有適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中外之宮。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春秋說題辭〕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釋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

【史記】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春秋文耀鉤〕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秋合誠圖。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物理論〕北極。天之中。揚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春秋元命苞〕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星經〕陰德二星。主施德。皆在此中也。〔春秋合誠圖〕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惠者。贊曰。陰德遺患。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

周急賑撫。占以不明爲宜。明。新君踐極也。星動搖。釁起宮掖。費嬪內妾惡之。天一太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二星。主王者卽位。令諸立赤子而傳國位者。星不欲微。微則廢立不當其次。宗廟不享食。五星。曰天棊。〔詩緯〕槍三星。棊五星。在斗杓左右。主槍人。〔星經〕贊曰。槍棊八星。備非常之變。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關道。〔星經〕關道。六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擣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

般中州河濟之閒。平日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博雅〕北斗七星。一爲樞。二爲旋。三爲機。四爲權。五爲衡。六爲開陽。七爲搖光。〔春秋文耀鉤〕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春秋文耀鉤〕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尚書大傳〕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尚書注〕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春秋佐助期〕天子法斗。諸侯應宿。〔淮南子〕紫宮執斗而

樞。樞爲雍州。旋爲冀州。機爲青兗州。權爲徐揚州。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春秋文耀鉤〕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尚書注〕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春秋佐助期〕天子法斗。諸侯應宿。〔淮南子〕紫宮執斗而

樞。樞爲雍州。旋爲冀州。機爲青兗州。權爲徐揚州。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春秋文耀鉤〕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尚書注〕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春秋佐助期〕天子法斗。諸侯應宿。〔淮南子〕紫宮執斗而

樞。樞爲雍州。旋爲冀州。機爲青兗州。權爲徐揚州。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春秋文耀鉤〕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尚書注〕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春秋佐助期〕天子法斗。諸侯應宿。〔淮南子〕紫宮執斗而

樞。樞爲雍州。旋爲冀州。機爲青兗州。權爲徐揚州。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春秋文耀鉤〕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尚書注〕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春秋佐助期〕天子法斗。諸侯應宿。〔淮南子〕紫宮執斗而

斗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兩維之閒。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卯。則春分。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午。則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則秋分。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利。蕤蔘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不可背也。不可左也。不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徒。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春秋元命苞)大樞得則醴泉出。杓星高則羣龍吟。(春秋運斗樞)搖光得陵出黑芝。(宋符瑞志)斗璣精。王者孝行益則見。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樂汁圖〕連營賊人率。○天一槍棊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宋均曰。連營實案星也。

房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也。〔春秋文耀鉤〕東宮蒼帝。其精為龍。〔爾雅〕辰辰。房心尾。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

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牽。〔爾雅〕天駟。房也。〔詩紀歷樞〕房為天馬。主車駕。〔孝經授神契〕斗杓杓棧。象成車。

既體蒼龍。又象駕駟馬。故兼言之也。覆鉤。既覆且鉤曲。似蓋也。天罡入魁。又似御陪乘。〔孝經內事〕王者。厚長幼。各得其正。則房心有德星之應。兄弟有親親之思。則鉤鈐入房。〔春秋元命苞〕鉤鈐兩星。以閉防神府。閻舒為主。鈐距以備。

非常。〔星經〕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掌管蕭也。占一反不居其所。則津梁不通。宮門不禁。居則反是也。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

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星經〕天市垣在房心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春秋元命苞〕左角理物以起。右角將率而動。〔星。

經〕左角為天田。大角者。天王帝廷。〔孝經內事〕王者敬諸父有差。則大角光。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

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也。〔春秋元命苞〕攝提之為言提攝。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

曰南門。〔春秋元命苞〕亢四星。為廟。氏為天根。主疫。其占。明大則臣下奉度。〔春秋合誠圖〕氏為宿宮也。尾為九。

子曰。君臣斥絕不和。〔春秋元命苞〕尾九星。箕為敖客。曰口舌。〔詩紀歷樞〕箕為天口。主出氣。尾為逃臣。賢火。

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

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春秋文耀鉤〕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春秋元命苞〕太微為天庭。〔春秋合誠圖〕太微主。

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春秋內事〕王者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陰陽合度。則太微五帝座星明。

〔河圖〕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臨光紀。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卽位。旁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

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博雅〕天宮謂之參旗。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

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

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春秋文耀鉤〕北宮黑帝。其精玄武。〔爾雅〕玄枵、虛也。顧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

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水尤甚。火軍憂。水

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爾雅〕營室謂之定。娵訾之口。營室、東

苞。〔營室〕十星。延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爲室。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春秋元命苞〕漢中四星曰駟。亦曰天駟。〔春秋合誠圖〕王良

主天。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春秋元命苞〕漢主河渠。所以度神通四方。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杓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

青黑星守之。魚鹽貴。〔荊州占〕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明。則歲大熟。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爾雅〕星紀、斗牽牛也。〔天官古〕南斗主爵祿。其

宿六。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天官占〕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婺女。其北織

女。織女。天女孫也。〔博雅〕頭女謂之婺女。〔荊州占〕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

【白虎通】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行適行一度。一日夜爲一日。剩復分天爲三

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洛書甄曜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尙

書考靈曜〕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

【淮南子】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

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爲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一里。關道左行。故太歲右轉。

【春秋元命苞】五星流爲兗州。兗之言端也。言隄精端。故其氣纖殺。鈞鈐星別爲豫州。豫之爲言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處也。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山。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并之爲言誠也。精舍交并。其氣勇抗誠信也。天弓星流爲徐州。別爲魯國。徐之言舒也。言陰牧內安詳也。昂畢閒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背參流爲益州。益之言隘也。謂物類竝決。其氣急切決列也。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國。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軫星散爲荊州。分爲楚國。荆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志急悍也。○諸書引殘闕不具。附載備考（洛書甄曜度）元氣無形。匄匄隆隆。低者爲地。伏者爲天。蟠冢山上爲狼星。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高星。主圜圍。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大別山爲地理。以天合地以通。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上爲天苑星。政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糜星。汶山之地爲井絡。帝以會昌。科以建福。上爲天井星。桐柏山爲地穴。鳥鼠同穴山之幹也。上爲掩畢星。熊耳山、地門也。精上爲畢。附耳星。○此說尤奇。

【史記】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羸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

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略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蹠踵。熊能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假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觶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涖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闕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且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黥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未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

機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淮南子）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十八也五事。說也。仁虧說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贏而東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遇生彗。本類星。未類彗。長二丈。贏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遇生天槍。本類星。未類彗。長四尺。縮西南。石氏。見槍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遇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遇生天槍。本類星。未類彗。長數丈。石氏。槍機倍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旱凶飢。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遇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祿星。不出三年。其上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博雅。歲星謂之重星。或謂之應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常小久而至常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

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漢書〕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子。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尙書考靈〕熒惑順行。甘雨時也。〔博雅〕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歷斗之會。

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候。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羸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羸。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填星在東壁。故在營室。〔漢書〕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遇爲之動。〔博雅〕鎮星謂之地候。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至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

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鷲。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圓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青。圓小角。憂有水事。黃。圓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奕。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遣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澤。可爲好事。其圓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

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閒。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人月將僂。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太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漢書〕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爾雅〕明星謂之肩明。〔韓詩傳〕太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博雅〕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太監。〔天官占〕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一名殷星。一名八正。一名熒星。一名官星。一名梁星。一名滅星。一名大監。一名大衰。一名大。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

戊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常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四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閒。可械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機。安周星。細爽。能星。鈞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喪。赤圓。中不平。黑圓。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

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螢夷星

也。〔漢書〕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博雅〕辰星謂之兔星。或謂之

也。鈎星。〔春秋元命苞〕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天官占〕辰星。北方水之精。黑帝之子。宰相之祥

也。一名細極。一名鈎星。一名蠶星。一名伺祠。徑一百里。亦偏將廷尉象也。 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

白衣會。若木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星經〕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與水合。爲變謀更事。與火合。爲旱。與金合。爲白衣會也。金在南。木在北。名

曰牝牡。年穀大熟。金在北。火與水合爲燥。與金合爲鏢。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

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星經〕凡五星。火與水合。爲燥。用兵舉事大敗。與金合。爲鏢。爲喪。不可舉事。用兵

合。則成鏢。治。鏢治成。則火興。火興。則土之子燂金。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

成鏢。鏢。金鏢。則土無子輔。父。則益妖擊。故子憂也。變謀。爲兵憂。凡歲、癸惑、填、太白四星與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辰與太白合。則爲

金爲疾。爲內兵。亡地。〔漢書〕填與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辰與太白合。則爲

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爲易行。有德受慶。改

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

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凌爲鬪。七寸以內必之矣。〔漢書〕三星若合。是謂

是謂大湯。五星若合。是謂易行。五星色。白圓。爲喪旱。赤圓。則中不平。爲兵。青圓。爲憂水。黑圓。爲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

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

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易乾鑿度〕五星順軌。四時和栗。

【漢書】凡五星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遠道則占，填緩則不逮，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旬星信，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者，山崩，不即有喪，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車，大水，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然，極後有四星，名曰旬星，斗杓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天紀屬貫索，積薪在北，戌西北，積水在北，戌東北。（博雅）天淵謂之紐。茲天淵謂三淵。

【史記】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爲也。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記不盡。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春秋合誠圖）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孟康曰：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記不盡。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孟康曰：星表有青氣，星有毛，填星之精也。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孟康曰：形如彗，星有毛，填星之精也。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孟康曰：星大而角，熒惑之精也。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雨之精也。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亦填星之精。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

地類狗。所墮及災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圍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孟
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
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孟康曰。癸惑之精也。句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

其怒青黑。象伏鼈。彗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宋符瑞志。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於晦朔

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鹽鐵論。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

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河圖括地象。河謂爲天漢。天

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爾雅】彗星爲櫟槍。奔星爲杓約。○釋名。彗。星光槍似彗也。李星。星旁氣。李字然也。筆星。星氣有一枝。未銳似筆也。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

【博雅】昌光握譽。可措持。勝履子。○祥格擇。句始倍譎。天狗。枉矢。氛祲。冠珥。○祲赤霄。濛瀛。朝霞。正陽。滄

陰。沆瀣。列缺。倒景。○常山神謂之離。河伯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物神謂之鬼。土神謂之贖羊。水神謂

之罔兩。木神謂之畢方。火神謂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異

【史記】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

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

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祲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義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章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後漢書）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形。彈機授度。撮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惡。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闕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商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章。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摘微。通洞密至。探禍福之原。觀成敗之列。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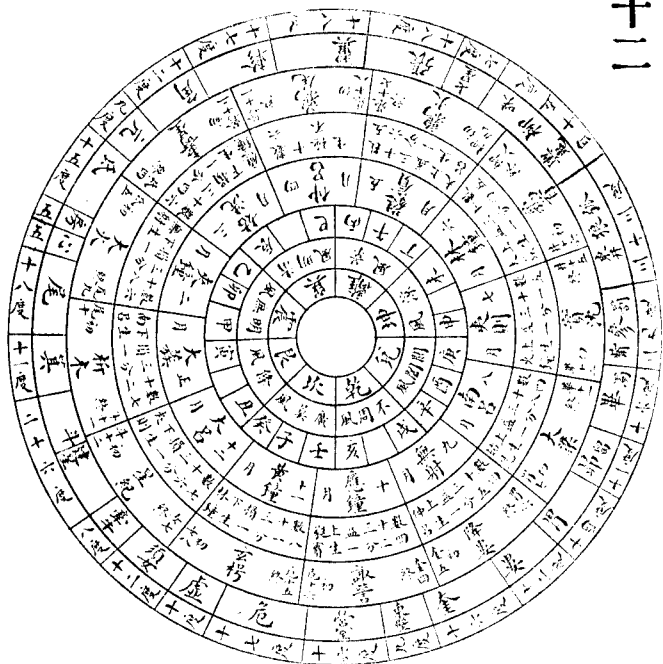
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占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徵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祲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彊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彊也。候在熒惑。占於烏衡。燕齊之彊也。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彊也。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彊也。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

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朋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李。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災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後漢書〕秦燻詩書。以愚百姓。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

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釋史卷一百五十二

【律呂圖】



【五音相生圖】



五音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五音相生之序。則曰宮、徵、商、羽、角。長短、高下、清濁、相聞成音。以三分損益之法定之。無不和矣。樂律志。宮爲至清。羽爲次清。商爲半清。角爲半濁。徵爲至濁。宮喉音。商嚙音。角舌音。徵齒音。羽唇音。然羽與宮。其清雖同。而亦微有異。惟黃鍾宮羽同音。其聲至清。至大呂。應鍾。則專爲羽音。而又少濁於宮。然其屬唇音。亦可謂之清。不可謂之濁也。以三分損益之法正五音。五音和矣。然音止於五。輪不足以盡變。故截竹爲管。十二律呂。以應十二月。亦以三分損益之法正之也。

釋史卷一百五十二

外錄第二

律呂通考

【爾雅】律謂之分。○郭璞注云：律管可以分氣。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郭璞注云：此五音之別名。其

詳未

【史記】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墜也。言陽氣之危墜。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白虎通）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而動下藏也。《說文》亥、荄象。裹子咳之形。春秋節曰：亥有二首六身。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尙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

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白虎通〕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勳養萬物也。〔說文〕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為備。象形。壬、位北方也。陰極

陽生。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裏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紋也。壬承辛。象人歷歷任體也。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東至牽牛。牽牛者。言

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

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史闕文

呂。〔白虎通〕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為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說文〕丑。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白虎通〕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

中應鍾。壯於子。子者。孽也。律中黃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為冬。冬之為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為言舒。言萬物始孽。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

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蟲蛟珠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

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蠟

然也。故曰寅。〔白虎通〕正月律謂之太簇何。太亦大也。簇者。濇也。言萬物始大。濇地而出也。〔說文〕寅、讀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滯。象山不達。贖寅於下也。南至於尾。言萬

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

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

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白虎通〕二月

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字甲。類分也。〔說文〕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律謂之夾鍾何。東方之孟。陽氣萌動。從木戴李甲之形。一曰。人頭宜為甲。甲象人頭。乙、象春艸木寬曲而出。陰氣尚滯。其出乙乙

也。乙承甲。南至於氏。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

象人頭。

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娠也。（白虎通）三月謂之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震、民農時也。物皆生。從乙七。象芒達。尸聲也。辰、房星。天時也。從二。二、古文上字。〔白虎通〕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太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衰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者。萬物字甲也。乙者。物蕃風有節。欲出。時爲春。春之爲言條。條、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氣動續也。其帝太暉。暉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者。極之始生。芒之爲言萌也。其精青龍。陰中陽。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

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

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白虎通）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離之也。〔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西至於七星。七星

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

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

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

物之丁壯也。故曰丁。（白虎通）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說文〕午、悟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此子矢同意。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陽

氣將勝。從一。從門。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丁、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象人心。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

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

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白虎通）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熱。種類衆多。〔說文〕未、味也。

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白虎通〕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之爲夏。夏言大也。位在南方。其

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物也。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為鳥。雞為屬。〔說文〕
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諸形也。己承戊。象人腹。〔白虎
通〕土為中宮。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已。抑屈起。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
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
申。申。神也。七月。陰氣成。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說文〕
申。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東。從自自持東。以晡時聽事。申且政也。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

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
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白虎通〕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尙有。任生養參也。
故陰拒之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
形。

閻闔風居西方。閻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
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齋。辛。秋時
萬物成而就。金剛味辛。辛痛卽泣出。從一。從辛。辛。擊也。辛承庚。象
人。

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
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
言萬物盡滅。故曰戌。〔白虎通〕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傳隨陰起。無有餘已。〔說
文〕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五行。土生於戌。盛於戌。從戌。含一。
〔白虎通〕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
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為秋。秋之為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
商。商者。強也。其帝少暉。少暉者。少斂也。其神
驛收。驛收者。也縮。其精白虎。虎之為言搏討也。

【漢書】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

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華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周禮注）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周禮注）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亥。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周禮注）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周禮注）夾鐘、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周禮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周禮注）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周禮注）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懋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周禮注）林鐘、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周禮注）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南宮、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周禮注）南宮、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鶉尾。

注南呂、酉之氣也。八。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建焉。而辰在壽星。〔周禮注〕無射、戌之氣也。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周禮注〕應鐘、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周禮注〕應鐘、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辰與建交錯賢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〇疏云。辰、謂日月所會之次。建、謂斗之所建也。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棼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棼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林鐘未。之衝。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黃鐘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它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常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竝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

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史記)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鐘長八寸七分一。宮。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一。羽。○蔡氏律呂新書改正云。黃鐘八寸十分一。大呂七寸五分三分二。強四百□□五。太簇七寸十分二。夾鐘六寸七分三分一。強一百九十八。姑洗六寸十分四。仲呂五寸九寸三分二。強五百八十二。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二。強四百八十六。林鐘五寸十分四。夷則五寸□□三分二。弱二百一十六。南呂四寸十分八。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強六百□□二。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周禮注)黃鐘長九寸。其實一篇。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簇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

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史記〕生鐘分。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故葦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莠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罌布於午。味藿於未。申

堅於申。留執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纏。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參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周禮注〕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上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八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淮南子】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軍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

（呂氏春秋）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

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

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

【史記】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卽從斯之謂也。

【漢書】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史記）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

豐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

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蹟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稬。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嚙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縣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白虎通〕所以名之爲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度者。分寸。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二寸。廣二寸。長一丈。而

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寸也。尺者。藝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尺。藝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淮南子）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

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祭定。妻定而未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爲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小爾雅》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方言》牛步爲跬。《說文》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量

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概。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廐

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侖其狀似爵。以糜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

焉。君制器之象也。侖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侖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

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侖。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博雅》侖二曰合。合

極四曰區。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斛。斛十曰乘。乘十曰筥。筥十曰撮。撮十曰耗。《小爾雅》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鬴。鬴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六斛。乘十。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

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寸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絛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舒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淮南子〕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四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小爾雅〕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博雅〕稱謂之銓。鍾謂之權。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博雅〕稱謂之銓。鍾謂之權。 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

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大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大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黻也。物黻斂。乃成就。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圓。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乃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蕃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史記】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

而民正。鳴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污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漢書】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

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遺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

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周禮注〕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

成咸池。堯樂也。堯能彈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

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

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博雅〕休流、扶持、下謀。雲門 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

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曷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

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冑子。直而

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

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

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

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

詩曰。鐘鼓鏜鏜。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

過。凶譟之聲。爲設禁焉。世亂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

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曷抱其器而犇教。或商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感骨髓。

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尙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旣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閒濮上。鄭衛宋趙之聲竝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爲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娥、姜、原、隤、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太、任、大、娵、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旣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

【白虎通】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博雅〕天子樂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典。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

曰離。合觀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此言以人得之。先以文。謂持羽毛舞也。以武得之。持干戚。儻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誰制夷狹之樂。以為先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

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於是作樂樂之。〔孝經鈎命決〕東夷之樂曰佻。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東夷之樂曰鞞。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鞞。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

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時食舉樂。王者所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鳴至尊。著法戒也。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

也。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禮士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饑即食。飽即作。故無數。

【漢書】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白虎通〕八音者。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娟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埴、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祝、乾音也。○不言巽坤二音。疑闕。

【爾雅】大埴謂之罍。〔白虎通〕罍在十一月。罍之為言勳。陽氣於黃泉之下。默蒸而萌。〔風俗通〕暴辛公作埴。埴。燒土也。圖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博雅〕埴象稱鐘以為之。有六孔。〔釋名〕土埴也。聲獨喧喧然也。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白虎通〕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光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

也。聲獨喧喧然也。

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博雅〕每句氏磬十六枚。

〔釋名〕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

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剡。小者謂之棧。〔白虎通〕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

也。鏞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

之鏞。〔風俗通〕乘作鐘。秋分之音也。〔博雅〕鍾氏鐘十六枚。〔釋名〕鐘。空也。內空受氣。故名鐘也。所以鼓

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籟。〔白虎通〕祝敵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承順天地。序迎

尺五寸。高五寸。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爲節。〔博雅〕祝象桶。方三尺五寸。深尺八寸。四角有陸鼠。致象伏虎。背上有二十七刻。〔釋名〕祝狀如伏虎。如見祝祝然也。故訓爲始。以作樂也。敵。衛也。衛。止也。所以止樂也。

木謂之虛。〔釋名〕所以懸鼓者。橫曰簨。黃。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虛。

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狀謂

之謠。徒擊鼓謂之𦉳。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釋名〕竹曰吹。吹。推也。以氣推發其聲也。人聲曰歌。歌

也。故竟言歌聲如河也。吟。敲也。其聲不出於憂愁。故其聲

嚴肅。使人聽之悽歎也。〔博雅〕嘯。歛。謳。詠。吟。歌也。

和樂謂之節。〔釋名〕搏。拊也。以草盛雜。形如鼓。以

章爲之。充之以楛。形如小鼓。以節樂。

○禮記搏琴鄭注云。以

【周蛟冢鐘銘】惟正月壬春吉日丁亥既望分召純釐擇乃吉金自欣和其安以樂娛奉喜而賓客其怡

鼓之夙慕不忘烏余子孫萬葉無疆用之協相○字極古。開作鸞鵠蛟螭之形。故名蛟冢。

【周遲父鐘銘】遲父作姬齊姜蘇林夾鐘用昭乃穆穆不顯龍光乃用斬丐多福侯父泊齊萬年眉壽子

子孫孫亡疆寶

【周聘鐘銘】宮今宰僕錫聘鐘十有二聘敢拜稽首

【周寶蘇鐘銘】走作朕皇祖文考寶蘇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齊侯罇鐘銘】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陘。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宦執而政事。余弘厭乃心。余命汝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撫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懲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軍徒。衝零乃行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敬共辭命。汝應爾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敏于戎攻。余錫汝釐都胤爵。其縣三百。余命汝治辭釐造。國徒三千。爲汝敵寮。乃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若之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毋曰予小子。汝敷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緘差饗爲大事。繼命于外內之事。中敷盟刑。汝以敷成公家。應卹余于盥卹。汝以卹余朕身。余錫汝車馬戎兵。釐僕二百有五十家。汝以戒戎作。及用戔敢再拜稽首。應受君公之錫光。余弗敢廢乃命。及典其先舊。及其高祖。虢成唐。又敢在帝所。敷受天命。刻伐履司。敗乃靈師。凡少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礫公之媼。而鹹公之女。零生叔及。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忞饗齊。靈力若虎。謹恪其政事。有共于公所。穀擇吉金。鈇鑄鑄。用作鑄其寶罇。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蘇協而有事。俾若鐘鼓。外內開闢。都都俞俞。造而朋剝。毋或承類。汝考壽萬年。永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斯字。肅義政。齊侯左右。毋央毋已。至于業。曰武靈成。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齊侯鐘四器。分列罇鐘之銘。一自惟王至穆祖三止。一自錫休命至應卹余于止。一自命刻伐至吉金止。一自鈇鑄至承類止。其間亦詳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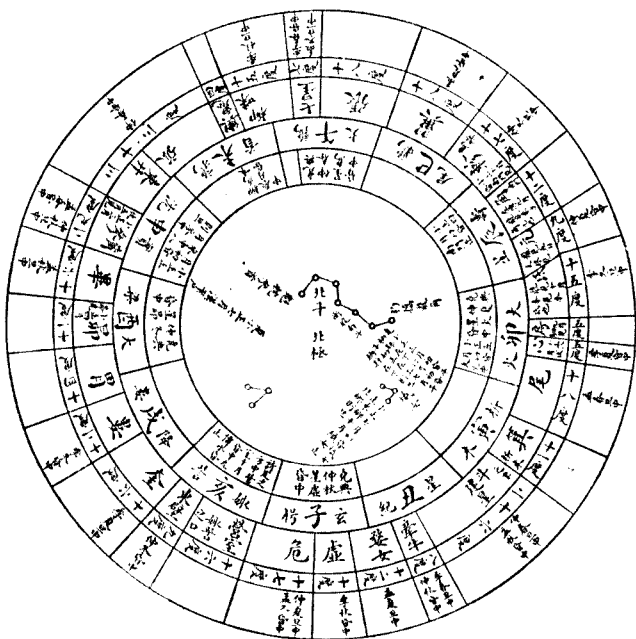
不
同。

【秦昭和鐘銘】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象在上。嚴恭寅天命。保業乃秦。賦事蠻夏。曰余雖小子穆。師秉明德。叡夢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協和萬民。呼夙夕。起萬生。是賴咸畜百辟胤士。楚楚文武。鎮靜不庭。頤變百邦于秦。執事作昭。和鐘乃名。曰暫邦。其音銑銑。雖雖孔皇。以昭格孝享。以受純魯多釐。眉壽無疆。峻惠在位。高弦有慶。敷有四方。永寶宜。○夕闕半。下闕一字。頤疑作西夏。

【楚卬仲嬭鐘銘】惟正月初吉丁亥。楚王賸卬仲嬭南和鐘。其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鄒子鐘銘】惟正月初吉丁亥。鄒子將以擇其吉金。自作鈴鐘中縣。且揚元鳴。孔謹穆和。鐘用宴以喜。用樂嘉賓大夫。及我朋友。鼓鼓鏘鏘。萬年無期。眉壽無已。子子孫孫永保鼓之。○鄒與許同。

【遺馨銘】上醜了血日數夕望香巧唯於自正醜器之召日香后其會鏡鏗起德之度然肉十五天君賜
上上釐燧其吉石亥及燧口口口口口口釋公王始上釐樂上委去自



堯典·仲春星鳥·鶉火也·月令·昏弧中·爲鶉首矣·堯典·仲夏星火·大火也·月令·昏亢中·爲壽星矣·堯典·仲秋星虛·玄枵也·月令·昏牽牛中·爲星紀矣·堯典·仲冬星昴·大梁也·月令·昏東壁中·爲蠆首矣·月令之作·未詳在周在秦·上下多不過二千年·中星固已不同·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四·歲漸差而東·此所謂歲差者也·夏小正·略舉昏旦中星斗柄織女之所向·參昴大火南門之伏見·詩稱七月流火·定之方中·左傳之龍見水正·國語之火觀本見·古人授時興事·仰觀天星·其來久矣·并著於圖·參驗時序·至月令所記昏旦之星·亦唯舉列宿以識節候而已·未如歷家測度分秒之精密也。

釋史卷一百五十三

外錄第三

月令

【夏小正】正月啓蟄。言始發。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

謂南鄉。記鴻鴈之遷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遷者也。雉震响。震也者。鳴也。响也者。惟其翼必

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農緯厥耒。耒。東也。束其耒云爾者。初歲祭耒始用陽

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圃有韭。圃也。園之。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

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滌塗者。凍下而澤上也。田鼠出。田鼠者。嗾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

者。始除田也。言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

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農及雪澤。言雪澤之。初服於公

田。古有公田焉者。言先服。采芸。爲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初昏參中。蓋記。云斗柄縣在下。

言斗柄者。所以。柳梯。梯也者。發字也。梅杏棗桃則華。桃。山。緹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

以著名。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二月。往耆禘禘。禘。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

而不食其母也。羔羊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要有養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

人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

繁田胡。繁田胡者，繁、母也。繁萬，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必不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

也。糝泥而就。剝鱣，以為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梯始收，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

若為豆實。梯者，三月參則伏。伏者，非忘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桑攝而記之。委楊，楊則花而後記之。羴羊，羊有

之時，其類雖犴然，記變爾。或曰：犴、抵也。穀則鳴。穀、天。頰冰，頰冰者，分冰也。識草。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

始。執養宮事，執、操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也。越有小旱，越、於也。記是田鼠化為鴽，鴽、鴽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歲再見也。豐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固，有見杏，固者，山之

鳴蟻，蟻也者。或曰：王薺莠取茶，茶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莠幽，越有大旱，爾。執陟攻駒，執駒也者。始執駒也。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五月參則見，參也者，牧星也。浮游有般，般、衆也。浮游，般之時也。浮游者，渠略

也。教之服申，教舍之也。時有養白，養、長也。一則在水，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白之也。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食瓜。良蜩鳴，良蜩也者。良蜩鳴，五采具。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不知其

也。食瓜。良蜩鳴，五采具。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不知其

也。食瓜。良蜩鳴，五采具。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不知其

也。食瓜。良蜩鳴，五采具。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不知其

也。食瓜。良蜩鳴，五采具。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不知其

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
鳴而後知其弋也。

玄駒賁。

玄駒也者。蠶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

納卵蕞。

卵蕞也者。本如卵者也。納之君也。

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

梁者。主設網罟者也。

隕麋角。

蓋陽氣且略也。故用之也。○小正一篇。賴大戴記以存其傳。或謂子夏所作。或云即戴德作也。惜中多脫譌。無可考正。

【周書】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慘于萬物。

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

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於時。一而成于十。次一。

爲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

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

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共。其在商。

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若。

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

是謂周月。以紀於政。（白虎通）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

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

訓。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翫陽。魚不上。

冰。甲冑私藏。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

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雷不發聲。諸侯□民不始電。君臣威震。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鴛。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鴛。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生。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中。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髮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隱。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奸壅偏。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戈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農不登穀。暖氣爲災。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

日。羣鳥養羞。鴻鴈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鴻鴈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人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大雪之日。鶡鴒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鶡鴒不鳴。□□虎不始交。□□荔挺不生。卿士專權。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鶡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鴈不北向。民不懷土。鶡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雊。國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鶯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鶯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篇亡。或云即今小戴禮記月令篇。觀見後。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

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視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森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竝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淮南時則訓錄其異者。餘放此。（淮南子）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孟春之月。招搖指寅。盛德在木。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負冰。獺祭魚。候鷹北服。八風水。饜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慶賞。書檠賦。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正月官司空。其樹楊。王居明堂禮。出十五里迎歲。○鄭氏注引。云。蓋股禮也。王居明堂。逸禮篇名。（易通卦驗）立春。雨水降。條風至。蟄蟲。雞乳。冰解。正月中。猛風至。獺祭魚。倉庚鳴。（范勝之書）王長胃極。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孝經命諫）先立春七日。勅賦吏決調訟。

有罪當入。無罪當出。立春。勅門欄。無扇鑰。以迎春之精。下弓戴楯。鼓示時聲。勳昆蟲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

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囿圍。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禩。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韞。授以弓矢于高禩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量度。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乃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帛。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淮南子〕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桃李始華。蟄蟲咸動。蘇。二月官倉。其樹杏。〔王居明堂禮〕帶以弓。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易通卦驗〕二月。候鷹雉。鷩。大壯初九。桃始華。倉庚多火。

〔詩紀歷編〕梅柳驚春。羊牛來算。〔說文〕祀高禩以請子。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命之官也。〔易通卦驗〕春分則陽雲出。張精如白鶴。季春之月。日在胃。昏

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鴛。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旬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罟。羅網畢翳。餽獸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竝起。〔淮南子〕季春之月。招搖指辰。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三月官鄉。其樹李。〔王居明堂禮〕季春。出疫于郊。以攜春氣。〔易坤靈圖〕蠶陽者火。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葉。類會精。合相食。〔汜勝之書〕三月。榆莢雨。高地種土可種木。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蠶。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

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發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蕪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樂。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淮南子)南方、火也。其帝炎。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雀。孟夏之月。招搖指巳。盛德在火。服八風水。蠶柘盛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篪。其兵戟。其畜雞。朝於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孟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行爵出祿。佐天長養。四月官田。其樹桃。(逸禮)仲夏之月。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其先祭黍與鳩。居明堂正廟。啓南戶。日在東井。昏亢中。且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蟬螂生。鶡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騂。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鵠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

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熟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莖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殺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淮南子〕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挺重囚。益其食。存鰥寡。振死事。禁民無發火。五月宜相。其樹榆。〔易〕坤卦。〔易〕坤卦。夏至。小暑。博勞鳴。蟬無聲。博勞性好單棲。其飛擾。其聲喚喚。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作樂五日。離。南方也。夏至。日中赤。氣出直離。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牛死。氣出左。赤地千里。〔易〕飛候。五月。有雲大如蓋十餘。此暘水之氣。必暑。不暘者。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天子居明堂右个。乘赤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鼈。命澤人。納材。章。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成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黻黼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薤行水。利以殺草。如以

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鷺。四鄙人保。(淮南子)季夏之月。招搖指未。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蟲蟻。其音宮。律中黃鍾。其數五。其

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螢。天子衣苑黃。服八風水。鸞祈饗。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於中宮。命滂人入材葦。行惠令。用死間疾。存視長老。行稔穡。厚歷尊。以送萬物歸也。六月官少內。其樹梓。○按。此雜土王之文而無中央令。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

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

食稷與牛。其器圓以閔。(淮南子)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孟冬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

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

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調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廟。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

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

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

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諸

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

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淮南子〕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孟秋之

月。招搖指申。盛德在金。服八風水。靈柢繼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狗。朝於雩章左。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七月官庫。其樹棟。〔尙書大傳〕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詩紀歷樞〕蟋蟀在堂。流火西也。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也。〔春秋考異郵〕立秋。趣織鳴。〔尙書考靈曜〕虛爲秋候。昴爲冬期。陰

氣相佐。德乃不邪。子助母教。母舍子符。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日芻觶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

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常。毋或枉撓。枉撓不常。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常。上帝其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寶窖。修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淮南子〕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八月官尉。其樹柘。〔王居明

堂禮仲秋·九門禳穰·以發陳氣·擊止疾疫·仲秋農隙·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
毋穰其災·仲秋·乃命國醴·〔春秋感精符〕八月·白露降·雀即高·鳴相敵·

日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
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
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
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
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旆·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
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
墜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常·供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
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皽噓·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多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
氣解惰·師與不居·〔淮南子〕季秋之月·招搖指戌·九月宜候·其樹桃·〔王居明堂禮〕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
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
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蕡。其器闕以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大師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釁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淮南子）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孟冬之月。招搖指亥。盛德在水。服八風水。蠶松燧火。北宮御女。黑也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鐵。其畜彘。朝於玄堂左个。以出秋令。命有司。修囿禁。禁外徙。閉門閭。大撻客。斷刑罰。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十月官司馬。其樹檀。《王居明堂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尚書大傳》天子以冬命三公井國封境以望冬。固地藏也。《禮記》冬則衣黑衣。佩玄玉。居明堂後廟。啓北戶。《春秋考異郵》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亡也。物以終也。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鷓

且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稷。其器闕以奄。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因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暘。月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秬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薄。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囿園。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淮南子）仲冬之月。招搖指子。十一月官都尉。災。冬至之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人主與羣臣左右從樂。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鍾之瑟。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則歲美人和。不則歲惡人惑。晷入則水。晷退則旱。進二寸則月食。進尺則日食。（神農書）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天爲不溼。地爲不凍。君爲不朝。百官爲不親事。（尚書考靈囿）甲子冬至。日月五星皆起於牽牛。若編珠。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三項。加三旁蟲順除之。（孝經）神契。仲冬。昴星中。取菖芋。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

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蕈。其器闕以奄。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淮南子〕季冬之月。招搖指丑。屬北鄉。鷓加巢。雉雉。雞呼卵。十二月官賦。其樹樂。〔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說文〕冬至後三戌爲臘。祭百神也。〔易通卦驗〕小寒。虎始交。豺祭獸。鵠者陽鳥。先物而動。先時而應。見於木風之象。〔尙書考靈暉〕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夏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代。其樞。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月令一篇。蔡邕王肅皆以爲周公所作。陸德明曰。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割合爲記。按鄭氏目錄云。月令者。本呂氏十二月紀之首章也。曹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

【管子】四時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五漫漫。六悻悻。孰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

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為人上者驕。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贏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宗正陽，治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修溝瀆，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為風，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四政曰端險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無殺麀夭，毋蹇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五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艸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艸木區萌，贖蟄蟲卵，菱春辟勿時，苗足本，不糶雛，穀不夭麀，廩毋傳速，亡傷纒繆，時則不凋。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淮南子〕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寒，毋伐木，甲子氣燥濁，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天卵，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五位，東方之極，自礪石山，過朝鮮，賞大人之國，東平日出之次，搏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羣禁，開闔扇，通窮室，達隙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闔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春秋繁露〕木用

事。其氣燥濁而青。則行柔惠。誕羣禁。至於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極枯。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水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極枯。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淫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瑞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脣痛。皆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羣。澣波如魚。皆蟲。則魚不爲羣。龍深藏。鯨出見。○淮南董子二家。詳略異同。並錄以俟考。四時南方

曰。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修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掌賞。賞爲暑。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

行五 略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令掘溝澮。津舊塗。發臧。任君賜賞。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然則天無疾風。艸木發奮。鬱氣息。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

札苗死。民厲。七十二日而畢。（淮南子）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丙子氣燥陽。戊子干丙子。還。庚

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電。甲子干丙子。地動。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頤頰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蠶龍坎。出大棘。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春秋繁露）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則正封疆。循田疇。至於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

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爲妻。棄法令。婦妾爲政。賜

予不當。則民病血塗。矚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災。摘葉探蠶。咎及羽蟲。則蠶鳥不爲。冬應不來。梟鷲擊鳴。鳳凰高翔。（孝經鉤命訣）初夏政不失。甘雨時。四中央曰土。土德實輔

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其德和平。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贏育。夏長養。秋聚收。冬

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歲掌和。和爲雨。五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

徒內御。不誅不貞。農事爲敬。大揚惠言。寬刑死。緩罪人。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

居。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粵宛。艸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

和。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外築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淮南子）戊子受制。

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禋鬻。施恩澤。戊子氣溼濁。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

蟲不爲。丙子干戊子。大旱。庶封燬。中央之極。白崑崙東。絕兩極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

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埋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

苛。包裏覆露。無不養懷。溥汎無私。正靜以和。行禋鬻。養老哀。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春秋繁露）土用事。

其氣溼濁而黃。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恩澤。無與土功。土者。夏中成然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

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保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

如人君好淫佚。妻妾過度。犯規威。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爲壘榭。五色成光。離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病。特

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保蟲。保蟲不爲。百姓叛去。賢聖放亡。（孝經鉤命訣）季夏政不失。地無霜。時

四 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聚彼羣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爲陰。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圍小辯。鬪譯。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五政曰修牆。

垣周門閭五政苟時五穀皆入行五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五穀之先熟者而薦

之祖廟與五祀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

合什爲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然則晝爻陽夕下露地競環五穀鄰

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

七十二日而畢淮南子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庚子受制則籍穡

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千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千庚子歲或存或亡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

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穆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暴備盜賊禁姦邪

飾羣牧謹著禁修城郭補缺竇塞蹊徑遇溝瀆止流水醜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春秋

繁露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則修城郭繕牆垣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金者秋殺氣之

始也建立旗鼓把旄鉞以誅杖賤殘禁暴虐安集故動作興師必應義理出則同兵入則振旅以成習之困

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決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

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路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咳嗽勛擊鼻仇塞咎及

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孝經鉤命訣

秋政不失四時四北方日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

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大寒乃至甲兵乃彊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
月德月掌罰罰爲寒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霽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
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行五睹壬子水行

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其氣不足則發擱瀆盜賊數剝竹箭伐檀柘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臚臚婦不銷棄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臚臚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淮南子）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壬子用制。水用事。火

子氣清寒。甲子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壬子。星墜。戊子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壬子。冬雷其鄉。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電霜霰深澗羣水之野。顛項玄冥之所司者。萬一千里。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利。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大節。已說利。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春秋繁露）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池隄。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窟窟大為。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禘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脹痿痺。孔竅不通。皆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為民害。皆及介蟲。則龜臚。龜臚鳴。（孝經鉤命訣）冬政不失。少疾。五政不。失。百穀稚熟。日月光明。四時。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邀

至賊氣邀至則國多苗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彊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人治天下窮則反終則

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爲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四守有所。三政執輔。輕重精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繞青。搢玉總帶玉盥。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墮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鋤。鉛。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

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大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祇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皞。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埙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虞。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冬計也。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木。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道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常弩。銚耨常劍戟。穫渠常脇鞞。蓑笠常楛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淮南子】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

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博雅）正月不溫。七月不涼。三月不風。八月雷不藏。三月風不哀。六月浮雲不布。十二月草不喪。七月白露不降。正月有微霜。八月浮雲不滯。二月雷不行。九月物不凋。三月草木傷。十月流火不定。四月蟲不育。十一月寒不降。五月雨雹。十二月萌類不見。六月五穀不實。○月衝。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圯。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教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民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

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懲以固。蓋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